

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在短短的47年生命裡窮困潦倒，卻因為《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而名噪海內外。過去，人們總是以為他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皆是以蘇聯（現為「前蘇聯」）為原型所構想出來的「極權主義圖集」。

此種誤讀，顯然是包括筆者在內的眾多人士長久以來的「想當然」，卻由化名艾瑪·拉金（Emma Larkin）的一位美國女記者，通過在奧威爾的第二故鄉——緬甸的實地探訪，所撰寫出的《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給破解了。 ■文：潘啟雯

從帝國警察到窮作家

眾所周知，早在1922年，19歲的英國青年奧威爾來到彼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緬甸擔任警察。奧威爾出生於印度，他的祖父是加爾各答的教會執事，父親在印度擔任殖民官員，母親的家族則在下緬甸擔任造船商與柚木交易商。所以他選擇來到這個潮濕炎熱的魔幻之地。

這名帝國警察身穿卡其布騎馬褲，腳踏閃閃發亮的黑色靴子，配備着武器和一份道德優越感，巡查至鄉村郊野，維護着大英帝國遙遠一隅的秩序。5年後的1927年，沒有任何徵兆地，奧威爾返回英國遞交了辭呈，並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他不再跟家人聯繫，更將自己的真實姓名「艾里克·阿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改為筆名「喬治·奧威爾」，換上流浪漢的襤褸衣衫，在濕冷的夜晚跑到酒吧當招待，在窮困中開始了寫作生涯。正如奧威爾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所說，那時他只想「深入底層去了解那些被壓迫者，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與他們一起反抗暴政」。而緬甸則以各種形式在奧威爾的書中出現。

緬甸的發展，一直像是一個謎。事實上，20世紀緬甸的歷史可以簡略分為三個時期，一個是英國殖民時期，一個是從英國獲得獨立時期，一個是軍政府時期。對此，拉金寫道，在緬甸有一種說法：「奧威爾不僅寫了一部關於這個國家的小說，而是寫了三部：由《緬甸歲月》、《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組成的三部曲（《緬甸三部曲》）。」《緬甸歲月》記錄了英國殖民時期的緬甸，《動物農莊》講述了一群猪推翻人類農場主又成為新農場主的故事，這與緬甸從英國獨立不久又被軍政府掌控有相似之處；《一九八四》裡的「反面烏托邦」則是軍政府治下的場景。

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奧威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壓迫，他為什麼能夠寫出壓迫？拉金給出了一種不同的解釋，她認為，奧威爾的帝國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書寫壓迫的能力。在緬甸的日子裡，奧威爾見證了大量的不平等和壓迫，這讓他對於「公平」有了一種急切的渴

望。他在《獵象記》中如此寫道：「在緬甸，我被人憎恨，被很多人憎恨。在我卑微的一生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如此關注，但這裡面卻是帶着憎恨。」許多人相信英國在緬甸施行的專制殖民統治讓奧威爾產生了極大的厭惡，他厭惡集權和施虐，但他的工作卻是在不斷地重複這兩件事。有評論家認為緬甸的經歷讓奧威爾產生了雙重人格：既有施虐的一面，又有受虐的一面。

緬甸的「精神創傷」

從20世紀90年代起，拉金曾多次秘密到緬甸，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彌亞、端迪、仰光、錫里安、永盛、毛淡棉、傑沙……她試圖為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是什麼樣的經歷促使奧威爾放棄了殖民地生活，轉而從事寫作？又是什麼讓緬甸這個地方變得如此貧窮和悲慘？透過走訪奧威爾在緬甸的駐紮路線，拉金對緬甸社會進行了第一手觀察，甚至與當地知識分子組織讀書會。

隨着拉金在緬甸尋訪的腳步，一幕幕《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場景，連同奧威爾的處女作小說《緬甸歲月》彷彿復活了，再現了「老大哥」無所不在、一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的場景，無論是英國殖民當局對緬甸不安定分子的監視，還是緬甸軍情局對知識分子和公眾生活的監視。如同拉金描述的仰光茶館：當地人早就養成了「溜邊坐、靜聲低語」的習慣，而坐在茶館中間左顧右盼的，一看便知是軍情局特務——此情此景，緬甸的日常生活，就聯接起了奧威爾的「緬甸三部曲」，也聯結起了獨立後的內部殖民主義和舊殖

民主義，聯結起了巨變前夕的緬甸和曾經存在世界人們想像中的「極權主義圖集」。

通過深入調查和探訪以及對比研究，拉金對英國殖民者與軍政府均有批評，但對後者的批評更為嚴厲，這也符合親歷過兩個時代的緬甸民眾的感受。誠如一名年長的緬甸朋友告訴拉金：「英國人可能吸乾了我們的血，但是這些緬甸將軍榨乾了我們的骨頭。」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裡，「黨員」從出生到死亡沒有一天逃得過「思想警察」的眼睛。而拉金在書中描述一個緬甸人和她說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這個政權什麼都知道。如果有醉漢發表反政府言論，地方市場有一籃芒果被偷，或夫妻間單純的爭吵，最可能知道這些事的就是軍情人員。這種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無所不在。」諷刺的是，當年身為英國警察的奧威爾其實也負責類似的情報搜集工作，只是情況沒這麼極端。

拉金如此精細地勾畫出緬甸民眾的「精神創傷」。他們在談話的時候總是「欲言又止」，即使在私人聚會中也更願意「通過批評不斷漲價的龍蝦和晚點的火車來間接地批評政府」，不願意直接談論政治議題。人們因為無處不在的監控懷疑所有人，甚至把「右腕戴錶，右手吸煙」視為軍情人員的標誌，而這恰恰把監控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等於在內心裝上了竊聽器。拉金寫道：「緬甸就像一個得了癌症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病了，但她還是照常過她的生活，彷彿一切沒事一樣。她拒絕看病。她與人交談，人們也跟她說話。他們知道她得了癌症，她也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沒有

人說破。」

逃離惡龍的傳說

在拉金的眼中，這些「精神創傷」是對緬甸最深的傷害，只有關注到這一層面，才更接近於奧威爾的觀察力。所以，有緬甸讀者並不認為奧威爾具有「預言能力」是因為他在緬甸生活過，而是認為這得益於他的想像，能夠想像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事情。那麼多英國人去過緬甸，卻只出現一位奧威爾，僅僅經歷是不夠的，更需要想像，這種想像包含一種雖未經歷卻感同身受的能力。在《一九八四》一開始，溫斯頓·史密斯蜷縮在他公寓中狹窄的壁龕裡，以躲開電視幕監視的範圍。當他在日記第一頁寫下日期時，他想着自己要寫給誰看，因為不管給誰看都是不安全的。但他還是在日記寫下：「獻給未來或獻給過去，獻給思想自由的時代，當人們彼此不同且不孤獨生活，獻給真實存在與已經記錄就不會再被抹掉的時代。」

或許，這個「未來的時代」即將來到，這幾年緬甸社會正在出現的巨大變化就是最好的例證。於是，在《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中，拉金還特別講述了一個緬甸版「龍的傳說」：有一條惡龍，每年要求村莊獻祭一個童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嶺，去與龍搏鬥，但無人生還。又一名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英雄用劍刺死惡龍，然後坐在屍身上，醜羨地看着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這個傳說曾經在緬甸歷史中應驗，但今天的緬甸，或許正試圖走出傳說講述的宿命。

書評

文：龔敏迪

《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

作者：熊秉元

出版：東方出版社



出現一加一大於二的結果；因為只有當一加一大於二時，新的價值才能衍生，資源才能累積。紐約新社會科學院的海爾布倫納把人類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原始社會之後為「統禦」的社會，「是借著神權或武力、或者兩者的結合，在少數人主導下，建構起封建式的組織；一方面聚集社會的財富，一方面追求他們所認定的目標。生活在這個階段裡的人們，對未來有一種不確定性，但卻不知道是變好或變壞。第三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以後，這個階段，人們對未來有所期待，人們期待未來和過去不一樣，而且會變得更好。」但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就指出過：「當人都想獲取一件東西，但是卻不願意跟別人去分享的時候，彼此一定會成為仇敵。」人追求自利的本質，最終會使未來變得如何，即使在現代社會，仍然不好說。但他對於「統禦」社會的論述，確實是道出了它的實質。人們之所以交出一定的財富和自由，願意服從少數人認定的目標，是因為他們以此為代價，換取了避免「原始共產主義」之下，嚴酷環境中朝不保夕的危險。「為了追求或實現任何目標，就必須承擔某種代價；無論追求任何價值，都要付出具體或抽象的資源。」追求公平正義時，也不能只注意結果，而必須考慮所附加的資源。

「理性的選擇，是指人憑着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在面對環境裡的條件和限制下，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舉止。」所以這種選擇因人而有所差異。作者認為：「只有當社會富裕到相當程度，一般人才可享受溫飽安全的生活，也才可能進一步追求民主自由這些抽象的價值。」這有些令人沮喪，但人們的選擇受到限制卻是事實。在市場經濟之前，人們就按照原始的傳統習慣行事，或者扮演順從的角色，很少有選擇。正義是價值的一種，也是在必須處理的各種糾紛中產生的。求取正義，也必然有成本的考慮，它也是與時俱進的。「畢竟，正義的概念，是要用來處理實際問題；以人類的實際行為作為坐標，要比以抽象的道德哲學為坐標，務實可靠得多。」因此「會抓老鼠的貓，才是好貓；在以經濟活動為主導力量的世界裡，道德哲學能夠逮住老鼠極其有限。」

制度建設的目的在於引導，比如沖印公司的疏忽，將攝影家的珍貴膠卷遺失了。如何來賠償才是合理的呢？按照社會財富最大化的觀點，如果攝影家得到完全賠償，他以後就對一般膠卷和特殊膠卷仍不會差別對待，沖印公司也會提高收費。如果攝影家吃了虧，他以後就會區別對待一般膠卷和特殊膠卷。沖印公司也會區別收費，為了達到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的，攝影家會得到完整的賠償，因此一般行業都會制定標準的賠率。這些讀來都很有意思。

賀衛方評價說：熊秉元的這本《正義的成本》「能夠在內地問世具有別樣的意義，作者用他在經濟和法學深厚的雙邊造詣、充滿慧見的敘述、俯拾皆是生動例證，以清雅簡約、款款道來的文筆，讓我們在愉快的閱讀中得以對法律經濟學一窺堂奧。」是不錯的，即便像我這樣既非經濟人又非法律學人，通過此書，無論對於認識「在演化的過程中，為了生存和繁衍，有了正義和效率的概念」；還是「假設衝突和利益永遠會同時存在」等等也都是有所裨益的。

書介

圖文：草草

在火山下

作者：松家仁之

譯者：吳季倫

出版：時報文化



剛升上大四的建築系學生坂西徹，不得不面對即將就業的殘酷現實，鼓起勇氣向心中的第一志願——村井設計事務所遞出履歷。一周後收到自稱行政經理的井口博先生來電，告知目前事務所不缺人，不過可以與老師短暫會晤。自小就對建築有着濃厚興趣的坂西，對於早已視為偶像的老師作品如數家珍，能有機會見面自是滿懷喜悅，此去卻意外獲得老師垂青成為老師的閉門弟子。在這老師親自設計的夏日山莊中，伴着淺間火山的起伏與四周景物的四季流轉，跟隨着老師與前輩們的腳步，學習建築的玄諦與該有的態度、領悟同業之間的競爭與殘酷、體會夥伴間的信任與羈絆、初嘗戀愛的甜美及疑惑，醞釀發酵成此生最難忘的回憶……

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

作者：安·瑪莉·史勞特

譯者：張國儀

出版：悅知文化



Amazon年度編輯選書。如何讓兼顧事業與家庭，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理想？身為一名在學術界及事業上均擁有卓越成就的女性，作者點出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今社會，我們該重視什麼、成功該如何衡量、人類的天性以及平等的真義為何。並以超越性別的角度，分析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並非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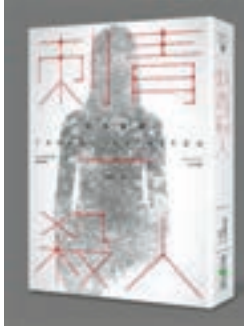
議題，而是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失衡。

刺青殺人

作者：高木彬光

譯者：葉章利

出版：春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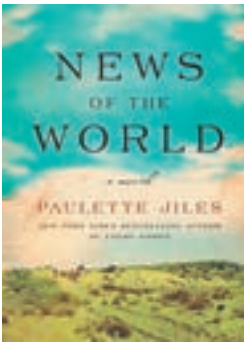


日本本格推理最高傑作，「日本戰後三大本格大師」之一高木彬光代表作，特別收錄未公開短篇〈黑夜之窗〉。東大法醫學研究員松下研三，從紋身競覽會的優勝者、身上刺有「大蛇丸」的女子野村絹枝那兒見到了她哥哥刺有「自雷也」、雙胞胎妹妹刺有「網手姬」的照片，全部都是由絹枝之父影安所作。為何影安會將三種相剋之物雕刻在他三位兒女身上，松下感到無法理解。一日，受了絹枝之邀，松下前往絹枝的住處。不料，卻看到屋內的斑斑血跡，並與同時到來的刺青蒐集家早川博士一起發現在呈現密室狀態的浴室裡，赫然出現了失去軀體、僅剩頭顱、四肢的絹枝之殘屍。究竟是誰「盜取」了絹枝身上有如詛咒一般的刺青？浴室內以門門鎖上的密室現場，又是如何構成？

News of the World

作者：Paulette Jiles

出版：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決選名單入選書。這是1870年，Jefferson Kyle Kidd上尉穿過整個北德州，為渴望外界訊息的當地人報告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Kidd是個上了年紀的鰥夫，經歷了三次戰爭，享受着無根且孤獨的生活。在Wichita瀑布區，當地人付給他50元金幣，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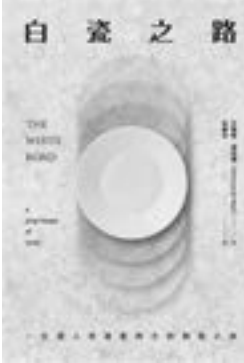
他將一位年輕的孤兒Johanna送到聖安東尼奧她親戚的家裡。這一老一少400英哩的旅程，往南穿越不安且無情之地，隨着共同經歷的路程，這兩個孤單的倖存者，開始嘗試彼此信任……

白瓷之路

作者：艾德蒙·德瓦爾

譯者：林繼谷

出版：活字文化



暢銷史學作家、國際知名的陶瓷藝術家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繼《琥珀眼睛的兔子》之後又一力作，用18個月的時間，踏上白瓷的尋根與朝聖之旅。他深入走訪了白瓷源頭的三地：中國景德鎮、德國德勒斯登、英國普利茅斯，檢視了景德鎮由盛至衰的過程，也補充了納粹德國時期，一段史書從未提及的殘酷白瓷史。發現，白瓷不僅是串連東西方交流歷史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也是一種堪令無數人以身殉職的危險迷戀。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